

# 移民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邝启章 彭嘉林 译



# 移 民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邝启漳 彭嘉林 译

漓江出版社

10151

据美国迪尔(Dell)图书出版公司1978年11月版译出

责任编辑：刘硕良

插图：梁启德

移 民

〔美〕霍华德·法斯特 著

邝启漳 彭嘉林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359,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95,000 册

书号：10256·10 定价：1.37 元

## 译 本 序

秦 似

从五十年代起，我便很少接触美国的当代文学。最近看了两位刚开始走上翻译工作道路的青年同志的译稿《移民》，我认为这是值得一读的有价值的作品。

美国被人称为“金元王国”，但这个王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从扫厕所的到白宫主人，都各有各的麻烦和意想不到的遭遇。美国的作品，固然有专供有钱而又有闲的人消遣，或者给他们打精神吗啡的东西，但也有不少还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写出了这个所谓天堂之中的种种矛盾，闹剧和悲剧，自由神和恶魔，人们各种美好的、痛苦的、幻灭的梦。霍华德·法斯特，便是属于这后一类的作家。

这部名为《移民》的小说，其实却是很广泛地反映了现代美国的社会现实的。里面有笑声，也有泪水，有战争的鲜血，也有股票场上的风波。它写这一些，又是通过“移民”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表现的，可说是一个特色。

美国也好，欧洲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好，都是接受移民的。最初和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资本家需要廉价的劳

动力。这样，就象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成千上万的外国穷人，带着希望来到了美国，矗立在纽约市的自由女神，向他们发出微笑。然后，他们那艰苦劳动的生活开始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些人高升、发迹，有些人的希望之梦却渐渐地幻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自由神的微笑也只能变成了现实生活的讽刺。也有个别的幸运儿，就象这本书里写的那个有着法国血统的意大利渔民的儿子丹尼尔一样，终于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可以用金钱去参与总统竞选活动，干预上层政治。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最终也依然是一个幻梦，仍然变回了“瘪三”的原形。小说以旧金山、洛杉矶等西部地区为背景，通过丹尼尔等不同移民家庭的兴衰苦乐，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前二三十年美国的社会现实，再现了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过程、发展中的矛盾冲突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情景。

在移民中，华侨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意大利人到底是白种人，在盛行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华人比欧洲移民的处境更为困厄。霍华德·法斯特这部小说的又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它把这种真相公之于世，表示了对这种“文明”的无情嘲讽和愤怒谴责，并以满腔的热情，赞赏的笔调，颂扬了体现于华人移民身上的传统道德和固有文化。作家以相当多的篇幅，着重刻画了美玲善良、聪慧、勤劳、俭朴的优良性格和待人处事热情、友好，持正、克己的品德。那个一度暴发、红得发紫的丹尼尔，在幻梦破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在他的中国爱人——美玲那里，找到了真诚的温暖和幸福的归宿。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局显示了中国移民的道德力量。作家对中国移民的友好和敬重之情也得到了充分的表

现。应该说，象法斯特的《移民》这样刻画中国移民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不多见的。因而，我国读者读了这部小说就会有一种亲切的感受。当然，一位外国作家写华人生活、涉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未必十分恰切，也是不难理解的，相信读者也不会苛求吧。

这部书所写的是本世纪初的事，出版却在近几年，而且是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一。这就说明，在那个国土之上，现实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本质上的变化。没有移民就没有今天的美国，不了解移民的生活，就不可能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长篇小说《移民》的翻译出版，是日益发展的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好事，它将有助于我国读者认识美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从一个侧面看到我国某些古老文化对于外乡异域的影响。至于阅历不多、经验不足，在前进途中遇到一些挫折，便降低民族自信心，甚至把移民生活当作天堂的人，读一读这部书，也未始不能起到服一杯清醒剂的作用。

一九八一年四月

## 主要人物表

**约瑟夫·拉维特**——法、意混血移民。

**安娜·拉维特**——约瑟夫之妻。

**丹尼尔·拉维特**（简称丹、昵称丹尼）——约瑟夫的儿子，  
本书主人公。

**安东尼·卡沙拉**（昵称东尼）——意大利移民。

**玛丽娅·卡沙拉**——安东尼之妻。

**斯蒂芬·卡沙拉**（昵称斯蒂夫）——安东尼之子。

**屋峰**——华侨，列维和拉维特公司账房经理。

**屋美玲**——屋峰之女。

**马库斯·列维**（简称马克）——丹尼尔的合伙人，犹太人。

**沙拉·列维**——马克妻，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

**雅各布·列维**（简称雅各）——马克的儿子。

**玛莎·列维**——马克的女儿。

**托马斯·谢尔顿**——大银行家。

**玛丽·谢尔顿**——托马斯的妻子。

**琼·谢尔顿**——托马斯之女，丹尼尔的妻子。

**巴巴拉·拉维特**——丹尼尔与琼的女儿。

**托马斯·约瑟夫·拉维特**——丹尼尔与琼的儿子。

**约瑟夫·拉维特**（昵称约西）——丹尼尔与屋美玲的儿子。

**杰克·哈威**——列维和拉维特公司的船长。

**克莲·哈威**——杰克的女儿，雅各布的妻子。

## 目 次

|                |     |
|----------------|-----|
| 楔 子 .....      | 1   |
| 第一部：渔家码头 ..... | 35  |
| 第二部：罗斯山 .....  | 107 |
| 第三部：儿女们 .....  | 187 |
| 第四部：葡萄熟了 ..... | 291 |
| 第五部：风 .....    | 389 |
| 第六部：旋风 .....   | 435 |
| 译后记 .....      | 504 |

# 楔子

对于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移民们是没有深刻体会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历史，更不把自己的活动看成历史的一部分。他们加入了这场空前壮观的迁徙，可是对于这即将要去的异邦却几乎一无所知。苦难在折磨着他们，晕船在折磨着他们，翻肠倒胃的痛苦在折磨着他们。在这八呎见方，颠簸、摇晃的船舱里，一共挤着八个人：四个大人和四个小孩。狭窄的舱内，空气十分污浊，散发着汗臊和呕吐物的腐臭。苦难的程度虽然各人有所不同，但大家都感到，这场苦难好象总是没完没了似的。

分配给下等舱乘客的那面甲板，狭小而寒冷，而且受到风浪的侵袭，可是在舱里憋得够呛的人们总算可以上来吸一口新鲜空气。不过，在这1888年的12月里，北大西洋并没有给这些上甲板来透一透闷气的人们以多大的安慰。这儿冰冷潮湿，碰上恶劣的天气时，前后灌满了浪头溅上来的海水；而在他们的整个航程里，天气一直很糟糕。

安娜·拉维特差不多整天都躺在她的铺位上。这位刚满二十，肤色浅黑的美丽少妇，此刻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她出生于意大利北部里古里亚海滨一个叫阿尔班加的小渔村。她的丈夫约瑟夫·拉维特，根据意大利习俗，拐弯抹角地算来，还是她的远房表兄呢。拉维特这一族世代代以捕鱼为

业，兼有意大利和法国血统；族人有的世居意大利的圣立莫，有的则在法国的马赛安家。约瑟夫生长在马赛，从十岁起便开始了渔民生涯。

年已二十五岁的约瑟夫身材魁伟，壮实得象头公牛。他开朗乐观，压根儿不懂晕船的滋味。他俩的亲事是从小就订下了的，但只是在十个月前成亲时，他才第一次与安娜见面。他私心庆幸自己娶了位好妻子。她苗条而丰满，开朗而多情。她那俊俏的模样，真教他越看越爱；当她投入他的怀中时，那搂抱的滋味教他魂移魄荡。安娜呢，她找到约瑟夫这样一位身强力壮的丈夫也觉得很惬意，很满足。就这样，小两口你恩我爱，如胶似漆。安娜不会说法语，约瑟夫的意大利语也刚刚足以达意，但在安娜的耳里，他的法国口音却十分动听。同时，她还是个富于幻想的女子。当他说他俩的儿子——他可从来没有想过会生女儿——一定要出生在美国时，她也欣然表示同意。

于是他们就加入了各族移民组成的行列，随着这潮水般横越大西洋的人类迁徙之群，流向新大陆。他们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十六天，最近五天来，安娜一直躺着动弹不得。她脸憋得通红，身子象发高烧似地难受。这里没有方便妇女的处所，连吸口新鲜空气也成了奢望。她的情绪一落千丈，满怀的希望变成了绝望。她担心自己的身体，尤其害怕腹中的小生命有个三长两短。没完没了的呕吐，使她求生的意志消沉了，唯一可以慰藉的是，她丈夫十分温存体贴。在这些日子里，他没日没夜地守在她身旁，不断地用湿布揩着她发烫的前额，还一面编造说在美国那金色的土地上，他们的生活会如何如何美满。

“不行了，”有一次她对他说，“我不行了，约瑟夫，





我要死啦！”

“我不许你死，”他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把身子养好。”

“我太难受了哇！”

她并没有死。这种晃晃荡荡的船上生活终于到了结束的一天！约瑟夫把她抱上了甲板。她虽然憔悴消瘦，衰弱不堪，但一接触到灿烂的阳光，看到纽约港蔚蓝的天空和平滑如镜的水面，她就明白自己会活下去，而且也很想活下去。

约瑟夫和安娜肩并着肩，腮贴着腮地站在甲板上。他们十七天来的“家”和“诺亚方舟”——一艘老态龙钟、锈痕斑驳的轮船——徐徐驶进了爱丽斯岛。其他乘客，老的、少的，尖声欢叫的孩童，嚶嚶而泣的婴儿，也全都涌到甲板上来；他们之中有的默默无言，有的惊魂未定，有的病体恹恹，也有的希望满怀。来自不同国土的人们汇集在一起，各种语言和哭声、笑声杂成一片。他们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看，雄伟的希望女神在欢迎他们！这世界的第八大奇观在向他们招呼：“来吧，你受尽折磨的劳苦大众，你渴望自由的芸芸众生，投到我怀抱里来吧！”<sup>①</sup>移民们立刻用五种不同的语言，纷纷介绍起这座神像的情况。她有一百五十二英尺高，二百五十吨重。不错，你甚至还可以站到她高擎着的火炬里面去呢。海湾对面的岬角上，高楼大厦林立，但它们怎及得上自由女神那么令人神往！

不多久，他们登上了爱丽斯岛上一个巉岩的岬角。岬上

---

① 引自铭刻在自由女神像座上的一首十四行诗。

房屋栉比鳞次，里面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自由女神对着他们微笑，但他们却象牲口似地被赶成一团。各种神秘的事情，吓得他们胆战心惊，有人甚至还低声哭了起来。象种牛痘就挺有神秘恐怖的气氛，而排几小时的队也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事情。移民中有土耳其人，可是这儿谁也不说土耳其话；有希腊人，但听不到希腊语。而意大利人就不同了，有位移民局官员说得一口呱呱叫的意大利语。他问约瑟夫带了多少钱。

“七百二十法郎。”

“这可是法国钱呀，”移民局的官员说，“法国钱在美国管什么用呢？”

“我的圣母啊！”安娜轻轻地惊叫。

热情的移民局官员亲切地把他们带过一旁，被陡然吓坏了的夫妻俩才惊魂稍定。他们遇到了一张友善的脸，一颗同情的心，他们在异邦听到了亲切的乡音。

“你不是说咱们的钱不管用吧？”约瑟夫用祈恳的语气问道。

“当然啦，你得把它换成美元，换成美国钱才行。”

“对，对，那当然。”约瑟夫向安娜解释了一番，然后对这位移民局的检查员说：“妇道人家没见识。呃，她快生孩子啦，路上又晕船得挺厉害的。”

“好说，好说。”检查员说。他的名字叫卡索。他不管约瑟夫说话法国口音很浓，就“巴仙诺，巴仙诺”<sup>①</sup>地叫得好亲热，约瑟夫于是也和他“巴仙诺”起来。这类事情男人们是一提就懂的，卡索说有位叫弗朗哥的朋友可以帮忙。

---

<sup>①</sup> 巴仙诺(Paisano)——意大利语：同胞。

于是约瑟夫就一手拎着装他们全部财产的口袋，一手搂着安娜的腰，跟随卡索走出了人群。

弗朗哥是个矮个子，鼻子很长，眼睛滴溜溜直转，贼头贼脑的，还整天哭丧着脸。他一开口就叫苦连天，说他吃亏贴钱全是为了给卡索这种软心肠的白痴干好事。谁要这些法国钱啊？谁也不要。干嘛卡索老来缠他，弄得他日子难过呢？最后，他的口气才总算软了下来，同意用六十美元来交换约瑟夫的七百二十法郎——只出了公平价钱的三分之一。

拉维特夫妇——约瑟夫和安娜，就这样作为移民来到了美国。

五个星期以后，这六十美元已是分文不存。这时拉维特才知道自己上了当，并且只能忍气吞声。对于他们这两个举目无亲，不会说英语的移民来说，被偷、遭抢、受骗、挨敲诈勒索，本是美国光怪陆离的生活的一部分。他妻子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那双充满了痛苦神色的黑眼睛却把问题摆得一清二楚：“瞧，我的肚子越来越大，眼看就只能把孩子生在煤窖里了。难道这就是孩子的福气？”为了租下位于瑞温丁街的这半间煤窖，他们预付了七块钱作一个月的房租。煤窖里，乌黑阴暗，光线只能从墙壁高处的两个狭小的窗子透进来。安娜虽然洗了又洗，刷了又刷，也还是没法子弄得明亮干净。约瑟夫从早到晚在外面兜揽活计。开始，他到东河码头去，希望能在渔船上找到活干。但目下正是隆冬季节，只有最大的渔船才出海作业，而大船上的一个位置，就有十个从小船上上来的人去抢，况且人家还都是说英语的，怎么会轮到人地两生、又象哑巴似的约瑟夫呢？一天，他来到一处建筑工地，有位工头恰好是意大利人。这一次，他也顾不得面子了，低声下气地求他给一点活干。“没办法啊，老乡，下

星期，或者再下一个星期再来看看吧。”

安娜费了好大唇舌才说服他用两块钱买了件厚实的外套。他们还得去看医生，每次得花一块钱哪。在码头上，约瑟夫碰到了一个叫马蒂欧的意大利人。这人吹嘘说，包他在一艘游艇上找到水手的职位。可是约瑟夫哪里知道，在这种天寒地冻的季节，游艇是根本不会有生意的。马蒂欧要了他十块钱做保证金，随后约他第二次在巴特利海岬见面。约瑟夫冒着严寒在那里等了五个钟头，最后，带着老实人被残酷愚弄后的懊恼心情，垂头丧气地回到安娜的身边。

煤窖里终日阴寒砭骨。夜里，他们象两个迷童似地抱成一团来取暖。这魁伟的汉子，失去了丈夫气概；这女人，被剥夺了欢乐和青春。约瑟夫一手抱着她隆起的腹部，一手替她揩去眼角的泪珠。他也懂得，她一定要吃得好才行；他们来自一个风和日丽的国度，那里有讲究饮食的传统，认为饮食就是人生，口福就是欢乐。可是，眼看着手头那几个钱越来越少，他们只能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算着花，光靠面包、面条和咸鱼度日。但就这样也维持不了几天啊，以后又怎么办呢？

后来，约瑟夫总爱叨念，说多亏了法朗克·曼西尼，不然的话，他夫妻俩连同孩子早就没命了。听到这种话，安娜总是噘着嘴，目光变得阴沉。而约瑟夫呢，也只好耸耸肩，感慨男女之间的见解是不相同的。

法朗克·曼西尼是位仪容优雅，颇有绅士风度的人物。他头戴黑色的汉堡帽，身披黑色皮氅，领部还镶着黑色的貂皮。白丝巾围绕脖子，尖头皮鞋擦得雪亮。他走进约瑟夫和安娜栖身的寒伧煤窖，好象入宫朝见似的，一进门就脱帽鞠

躬，然后用纯正的意大利语作自我介绍，说他叫法朗克·曼西尼，从约瑟夫找过的那位工头罗珂·坎塔拉那里，得到了他们的地址。

这一番话叫他们目瞪口呆。这个人是上他们这里来的头一个人，而且又是那么风度翩翩，举止高雅，真叫他们不知说什么才好。夫妻俩只是愣愣地望着他。

“我是个招工的。”他说明了来意。

他们还是愣着，只等他说下去。

“请原谅。我在美国已度过了三十个春秋，忘了世界不单单指美国，而别的国家还有它自己的风俗。不过，我想请问，你们听说过艾奇逊铁路吗？”

约瑟夫本想请客人把大衣脱下，但又不知道合不合适，地窖里很冷，他自己都穿上了新买来的外套，安娜还在她的毛衣里塞了三层棉絮。最后他拿定主意，还是不要冒昧的好。

“艾奇逊铁路？”

约瑟夫和安娜都摇头说没听说过。

“这可是条大铁路啊，直通到遥远的西部。你们想必也知道，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足足有整个欧洲大。而这条叫艾奇逊的铁路么，要修一条支线通往旧金山。”

“旧金山？”约瑟夫说。他听说过这地名。

“这城市雄伟美丽极了，就象镶在咱们美国太平洋海岸上的一颗珍珠。现在你明白了吧，当然啦——”

“请坐下，”安娜赶忙让座。她已经忘了礼貌。她忘了，这地方不管怎样寒伧，但毕竟还是他们的家，而这位风度潇洒的有钱人曼西尼先生正在他们家作客呢。

曼西尼先生把那三个当板凳用的废木箱子歇了老半天，